

岁月履痕

●一个莫斯科中山大学女生的回忆

谢怀丹





作 者

摄于1980年

目 录

少女的爱国心.....	(1)
投身“五卅”革命风暴.....	(3)
一个20年代共青团员的日记	(10)
在上海“住机关”	(19)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22)
奔向列宁的故乡.....	(22)
中山大学.....	(25)
名誉学生.....	(31)
聆听列宁夫人的演讲.....	(33)
来自祖国的消息.....	(36)
见到了斯大林.....	(38)
宋庆龄来到中山大学.....	(39)
与国民党右派学生的斗争.....	(42)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44)
王明其人.....	(46)
中大清党.....	(54)
“东方工人指导员”	(56)
归来.....	(62)
生活在包身工中.....	(64)
苏州女牢.....	(67)
初到福建.....	(71)

印尼《赤潮》案.....	(75)
落脚印尼.....	(75)
出版《赤潮》.....	(77)
荷兰殖民当局的大逮捕.....	(78)
香港脱身.....	(80)
扎根泉州农村.....	(84)
战斗在厦门.....	(89)
找党.....	(89)
关于“妇女问题”的论战.....	(90)
争取妇女运动的领导权.....	(95)
“慰劳工作团”的日日夜夜.....	(99)
创办《抗敌导报》.....	(104)
“我们是钢铁的一群”.....	(110)
燕江风雨.....	(123)
重返党的怀抱.....	(134)

少女的爱国心

济南市立竞进女学，座落在济南市县西巷，是一所完全小学。1920年春，我由博山县立女子小学转学到竞进女学，被编入高小一年级。这所女学，学生众多，校园广阔，满目花树，十分整齐美观，不象博山县立女子小学那样只有一间教室，几十个学生。女学校长张步月，文质彬彬。我的级任老师姓孔，胸前飘着大胡子，据说是孔夫子的后代，但学生们并不因此就尊重他，背地里叫他“孔胡子”。

竞进女学的同学们都是“天足”，不象博山女子小学，学生都缠着小脚，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在博山，我这个没有缠脚的学生，显得很孤立，而且我也没有穿耳，没有带坠子，走在街上人家就议论纷纷：“是个闺女？还是小子？”有的还叫我“母小子”，说得我抬不起头来。竞进女学的同学虽是“天足”，但还是没人剪短发，大家都梳着大辫子，扎着红头绳，留着“刘海”，耳垂上戴着两个坠子，走起路来，在腮边摆动。

这是一所新式学校，与博山女子小学的课程设置不一样，内容也完全不同。上手工课，老师叫我们绣手帕，绣枕头，绣上“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勿忘国耻”、“誓雪国耻”等字样；上音乐课，老师教我们唱《勿忘国耻！》歌。特别是上历史课，使我懂得许多国家大事，诸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李鸿章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岛、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为商埠，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开办工厂。清廷和军阀政府出卖国家领土主权，签订丧权

辱国条约的史实以及中国人民起义反抗等等，使我懂得我们中华民族正在被帝国主义列强蚕食、瓜分，在我幼稚的心田中播下了仇恨列强、卖国贼的种子。我愤怒地用削铅笔的小刀把历史教科书上李鸿章像的眼睛挖掉。我还回家告诉妈妈，今后不要买日本货。

我们班上有位叫牛秀芝的同学，她年纪比我大，生长在济南，亲眼看见过“闹学潮”（1919年的“五四”运动）。她象讲故事一样告诉我：前一年大、中学校的学生手拿写着“誓死收回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等标语的小旗子，上街游行示威，沿途高喊口号，劝告商人不卖日本货。有的商人不听劝告，学生们就涌进商店把日本货搬到街上，堆成一堆，放火烧掉。听了这些，我心情异常兴奋，很羡慕牛秀芝能够亲眼看到这种场面。

牛秀芝还告诉我：学生的爱国行动，不但得不到政府支持，政府反而对学生进行镇压。济南镇守使马良竟下令通知各校，“不许学生游行示威和进行演讲活动，否则以扰乱治安论罪”，并调动大批军警，开到大、中学校，堵住校门，不许学生出校，对冲出校门的同学，大打出手，用暴力驱散，还强迫商民开市。马良把一批男女学生关在一个学校的教室里，肆意辱骂，甚至用马刀，把学生的手掌砍得鲜血淋漓。这些事，都是我前所未闻的，我听了以后，恨死了马良。我们当时唱过一首歌：“呸！良马！良马”！

1921年，我小学毕业，离开了这个充满爱国气氛的竞进女学，于翌年考入济南省立东城墙根女子中学。

投身“五卅”革命风暴

省立女子中学的前身是女子家事学校，大约在1921年改为省立女子中学。学校不分设初中部、高中部，学制四年。除任课老师外，还有两位管理学生课外生活的女教师，一位是学监，一位是舍监。学生大部分是济南本市人，也有从各县来的。外县的在校寄宿，本市的走读。那时学校的清规戒律多如牛毛，学生被校方紧紧地禁锢着。学校规定：寄宿的学生除星期日外，平时一律不能出校；星期日外出，要向舍监填一张表，说明到哪里去，做什么，几时几分出校，几时几分回校，都要写得清清楚楚，学生不能会客，亲友来访，只能在星期日，并在规定的表上填清与被访学生的关系，有什么事情，几时来，几时去，……如有违犯，轻者批评，重则开除学籍。校长每周亲自给我们上一次修身课，要我们修养成贤妻良母，不要过问政治，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革命的风暴很快波及济南。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罢课，上街游行示威，演讲、募捐，支援上海的罢工工人。接着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搞得轰轰烈烈。在这场风暴中，长期沉默的省立女子中学也顿时沸腾起来。

物理老师丁君羊，一连好几天召集学生上大课，讲的题目是：“帝国主义”。他从帝国主义的含义讲到英、日帝国主义，从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讲到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工厂，直接剥削中国工人，最后讲到“五卅”惨案。他说，苏联是革命成功的国家，不是什么“赤色帝国主义”，所谓“赤色帝国主义”的说

法，是反动派对它的诬蔑。他还说，我们当前不提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只提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是一种革命的策略……学生们听了丁老师的演讲，真是茅塞顿开，激起了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怒，从心底燃烧起爱国的火焰。

当时，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从上海派来几位骨干，到济南领导学生运动。其中一个叫秦茂轩，是我的要好同学秦缦云的哥哥。秦缦云在哥哥的宣传教育下，首先在同学中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同学们本来就憋着一腔怒火，秦缦云的宣传，犹如干柴烈火，一触即燃。于是以我们班为中心，团结了各班同学，在全校发动了罢课，以抗议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暴行。

罢课以后，全校同学在大礼堂集会，秦缦云等同学纷纷上台演讲。她们的发言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同学们听后，热血沸腾，情绪高涨。会议当即决定全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虽然受到校方阻止，但同学们仍勇敢地冲出学校，涌向街头。

一连几天，我们都在街上演讲、募捐，游行示威。运动深入后，女中成立了“省立女子中学学生会”，推选秦缦云为会长，同时和济南市学生联合会密切联系，不断参加全市学生的统一行动。

在“五卅”运动中，省立女子中学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经过党、团组织的引导和培养，一批政治觉悟较高的骨干先后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女子中学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

我在秦缦云的带动下，也积极参加了“五卅”运动，成为活动中的积极分子。为此家里曾干涉我，父亲严厉地告诫说：“不能出去胡闹！”我说：“这不是胡闹，是爱国。”父亲说：“爱国是好的，但是男女混杂……”我解释说：“女生和女生在一起，男生和男生在一起，没有混杂。”我和父亲不断地展开辩论。

父亲虽然老脑筋，但还是爱国的，他听我说的在理，便不再阻拦我了。从此，我积极地参加了学校的一切活动。

在“五卅”运动中，丁君羊老师和秦缦云同学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秦缦云曾借给我一本书——《将来之家庭》。书里说，将来要消除家务劳动，家务劳动社会化，妇女可以专心从事社会工作，学习各种科学知识与技术。我读了以后很感兴趣。因为我看到母亲整天为了孩子与家务，蓬头垢面，劳累不堪。我时常想：将来我也会这样吗？我不甘心象母亲那样生活，但又找不到办法。《将来之家庭》触动了我的思想，为我指出了妇女摆脱家务负担的光明前景。秦缦云见我读书很认真，就接连借给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籍。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弄不懂的问题，就去请教丁君羊老师。他耐心地给我解释每一个问题。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政治上进步很快，1925年9月，经丁老师和秦缦云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时我才知道，丁老师原来是共产党员，秦缦云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同时也明白了为什么丁君羊老师那么起劲地上大课，宣传革命道理；秦缦云那么积极地站出来领导运动，原来是革命组织给了他们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不久，女中和济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联合成立了一个团支部。支部成员有王兰英、洪克俭（不久因结婚自动退团）、秦缦云和我（裘东莞），后来又加上刘慕棠、刘玉蕙等人。先是王兰英为支部书记，后来我当支部书记。我们这个支部直接受共青团济南地方委员会领导。当时，关向应同志为地方委员会书记。

一天，我跟王兰英到地方委员会机关去汇报工作。那是一间平房，光线很暗，窗前横放着一张书桌，屋角靠墙处摆放着一张床，除此之外，屋里别无他物。这是机关办公地点，也是关向应的住处。他见我们来了，笑着站起来迎接我们。因为屋里只有一

张凳子，大家都站着说话。直到眼睛适应了屋里的光线，我这才发现，窗边墙上还贴着一张小条幅，上书：“秋风起兮，鸿雁南飞。茫茫大千，我将安归。”

说这里是关向应的住处，实际上屋子里连个炉灶也没有。每天他到巷子口打回一壶开水，买几个烧饼或几个馒头，就是一顿。常年如此，从来没吃过热菜热饭。一旦缺钱，连烧饼也吃不上，也是常有的事。济南冬天十分寒冷，屋子里也没有生炉子。关向应同志就是在这般艰苦的环境里生活的。他平时的穿着只是一领旧长衫，一条西裤，一双皮鞋；胸前别一支钢笔，口袋里装着一只怀表，一本小本子。这个形象，后来成为人们识别共产党员的标志。

关向应同志经常到青州、青岛、潍县检查指导工作。大概是1925年冬天，关向应同志调青岛工作，接替他的是李耘生。12月底，关向应同志又来过一趟济南，停留了几天。我当时是女中团支部的书记，他约我谈了一次话，谈话内容是关于如何做好团的工作。1926年上半年，关向应同志去上海工作，李耘生调青岛，济南团地方委员会由林礼周负责。

因为我是团支部书记，与团地委机关接触的机会就多了一些。记得有一次在榜棚街的一个小楼上开会，到会的有林礼周、王兰英、秦缦云、刘慕棠、刘玉蕙和我。我们在楼上开会，外面有人喧嚷“男女混杂”、“男女混杂”，并往楼上扔石块、瓦砖，接着大敲屋门。林礼周下去开了门，进来五六个小伙子，到楼上东张西望，还爬到窗台上去看屋顶上有没有人。他们没有看到什么，也就走了。为免生意外，我们也都散会走了。

当时社会上，封建意识十分浓厚，“男女授受不亲”。有一次在刘慕棠家里，也发生过类似事件。刘慕棠的家是个小独院，我们选择她家为开会地点。北屋里呆着她母亲和姐姐，我们就在

南屋里集会，参加会议的王兰英、刘慕棠、秦缦云、刘玉蕙，我和于佩贞都来了，只等林礼周一个人。林礼周来了，他没直接进屋，站在大门口喊“密斯刘”、“密斯刘”，刘慕棠的姐姐听见一个男人喊她妹妹，就生气了，大声嚷道：“你找谁？什么密斯刘、密斯刘！你是干什么的？”林礼周被骂得不敢进屋，就走了。我们静静地坐在南屋里不作声。她姐姐又嚷又喊，像泼妇骂街：“这些闺女是哪里的？那个年纪大的（指于佩贞）拉出来看看，是闺女还是老婆？”刘慕棠去向她解释，又被大骂了一顿。后来我们的支部会多在秦缦云家里召开。秦缦云的父亲是个县知事，不常在家。她家深宅大院，距离街市很远，比较安全。我们去开会，就说同学们找她玩，她家里人也不管，只是不能有男同志参加。

当时每周开一次支部会，传达上级指示和每个团员汇报工作。汇报的主要内容：一是对外宣传，包括宣传内容，发展对象，有什么问题，以及推销多少《中国青年》刊物等等；二是对内谈话（互相教育），与团内那个同志谈过话，谈什么问题；三是自学，读了什么书刊，有什么心得体会等等。此外，是大家提出需要在会上讨论解决或请示上级解决的问题。会上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比如经常批评我家庭观念重。我因父亲失业又患重病，思想上有负担，而且我爱好文学，被批评为“浪漫”。当时我们都是毕业班学生，上级指示要向低年级发展团员，以便在我们毕业后，在女中留下革命种子。我们根据团地方委员会的决定，秘密到各班同学中交朋友，物色新团员的发展对象。同时，组织决定，大家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以便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

1925年圣诞节（12月25日），济南基督教堂做礼拜，放电影。帝国主义传教士借机大搞奴化教育活动。为此，济南非基督教大同盟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基督教的宣传运动。共青团济南地方委

员会决定，女中团支部要以非基督教大同盟的名义，散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传单。于是，我和王兰英、秦缦云等三人从团地方委员会领来传单后，悄悄地叠成小方块，藏在大围巾（当时女学生把大围巾搭在手臂上）底下，装作到基督教大礼堂看电影的样子分散坐下，等电灯熄灭电影开始放映的时候，我们同时从座位上站起来，迅速将传单抛向观众。教堂顿时大乱，我们趁机退出。等他们的主持人打开电灯时，我们已走得无影无踪了。

走出教堂以后，我们按原定计划直奔教会办的齐鲁大学（后称山东医学院）。先来到女生宿舍，把传单分发给她们。此时正值午饭时间，绝大多数学生都在饭厅吃饭，我们从女生宿舍径直来到饭厅后，将数百份传单散发出去。饭厅里立即热闹起来，数百名学生放下饭碗，跟随我们涌出饭厅，手拿传单挤在两边的走道上，我们昂首阔步，从人墙中间从容地走出校门。身后“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不断传来。

1926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干涉我国内政，要求我国撤去海路封锁，并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签名，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激起了我国人民的极大愤慨。1926年3月18日，北京青年学生四五千人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提出“废除辛丑条约”，“驱逐署名最后通牒之各国公使出境”等要求。段祺瑞政府悍然命令军警向爱国学生开枪，当场打死47人，伤132人，失踪4人，造成震动全国的“三·一八”大惨案。

消息传到济南，我根据团济南地方委员会决定，将写好的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滔天罪行的标语藏在书包里，又搞了一些浆糊，等到课上了一半，迅速地把标语贴到校院里，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到教室听课。下课以后，同学和老师们发现到处都是“废除辛丑条约”、“反对八国的所谓最后通牒”等内容的标语，

争相观看，纷纷议论，同学们群情激昂，顿时全校轰动。

学校当局为控制局面，慌忙召集全校学生开会，校长在会上大发雷霆，扬言要清查可疑分子。

我们班首当其冲，把我们这些学生视为“害群之马”。他们采取提前考试，提前毕业的办法，把我们赶出校门。

一个20年代共青团员的日记

1975年，我的大女儿从山东济南老家探亲回来，给我带来了一本我1925年冬天写的日记。我惊喜异常，想不到时隔半个世纪，还能保存下来！难得我的老母亲在当年的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的危险，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为我珍藏了这个小本子。这里面倾注了多少慈母深沉的爱！

日记簿已破旧脱线，簿面用黑布与胶布粘贴过，这大概是我母亲亲手做的。日记共45页，断续地记载着我1925年冬季里9天的活动。扉页上用毛笔写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资产阶级！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建设无产阶级专权（专政）的政府！打倒买办阶级！

这本日记文字十分简单，记录的内容也十分琐碎，现在读来觉得有些幼稚，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共青团员当年的思想状态及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日记摘要

11月19号 初四 星期四

(1) C校工作（指C. Y. 工作），

A. 读书：书名《将来之妇女》、《社会主义能破坏家庭及家庭制度否？》、《家庭》。心得：指出人间的乐园（共产主义社会）。

B. 阅报：《平民日报》、《如意》。

C. 有否执行计划？读书计划已实行。

(2) 家庭工作：（略）

(3) 自身的修养：

A. 思想：回忆，理想（反省一日活动、自己的思想是否符合革命理想。）

(4) 问题：

A. 父病救济问题。对旧友王素馨、对洪克俭之态度（对王宣传革命问题，对洪结婚脱团问题），对琪弟应负之责任、对元弟应负之责任、对长弟应负之责任、对母应有之任务（责任）。

(5) 补充前C校工作（C. Y. 工作）。

A. 对沈（沈玉梅，发展团员对象）的宣传计划。

①调查其家庭状况；

②观察思想，随时对症下药；

③介绍刊物；

④介绍书籍。

(6) 自我批评：时刻谨慎（不要暴露身份），意志要坚定，做事要敏捷。

11月20日 初五 星期五

通信：范秉玉。内容：指出当时中国与教会学校之黑暗与她现实生活之不安。她是民校（国民党）份子，但她加入后又后悔了，只到过一次会，今已绝迹。崇拜外国人，醉心译文。小资产阶级律师的女儿，或者能够接受宣传（革命宣传）。

怎样可使工作进步？多读书（革命书籍），多阅刊物（革命刊物），多阅报，多作文，多参加会，多接近

同志，多练习口才，多对内谈话，多宣传，多通信（与发展对象通信）。

读书：《新社会观》。小说：《红楼梦》。

计划：星期一到礼家、二到沈家、三礼、四沈、五礼（指对发展对象进行工作）。

特志：开女中、女师支部会（支部联席会议）。

到会者：王兰英、缦（秦缦云）、莞（裴东莞）、蕙（刘玉蕙）、棠（刘慕棠）。

参加者（列席）：王平一、正谊（正谊中学），一中（第一中学）、一师（第一师范）等支部代表。

议事日程：

1. 地方报告（地委指示）：秦缦云。
2. 书记报告：王兰英。
3. 各支部代表报告：正谊、一中、一师。
4. 个人报告（汇报）：缦、蕙、莞、英。

临时动议：研究大纲（宣传大纲）。

批评

说话较多，但发慌、口齿不清、不能充分发表意见、态度不从容（对我们批评或自我批评）。

发《新社会观》及小书一本。报告表在会前一日交。统计团费，共×毛。

11月23日 初八 星期一

1. C校工作：

A. 读书：《新社会观》、《阶级斗争与政党》。

心得与疑问：为什么资产阶级的迅速发展，使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阶级？为什么党员愈多、党的训练愈成熟？

B. 刊物：《中青》（《中国青年》）、《政治生活》、

《谈赤化》、《为国内战争告工人、士兵、学生书》。

心得与疑问：你要去审查是否是应当做的工作？是否是为人民的利益？决定你的意志，勇敢地做去，不要顾及“赤化”不“赤化”。实际上说来、只有“赤化”世间才得安。（“中青”谈赤化。）《为国内战争告工人、士兵、学生书》，未能明瞭了解。

C. 阅报：《平民日报》。

心得疑问：本月十九日段执政二公子定聘，前线军队陆续撤回济垣，是为表示“和平”？

D. 对内谈话：秦绶云：将来的支部书记大概是我。小孩子（指关向应）来济，平一调青（青岛），云生调济。

E. 对外宣传：吕玉农。揭穿洋教员欢迎她到她家去，对她宣传基督教，劝她少去。吕能接受。

F. 通信。沈玉梅（来函）。报告未到校原因为母病以及因政变家长不准出门并请补假。

G. 小说：《现代日本小说集》、《巡察》。

心得：描写一个豪爽可爱的人。

H. 对沈宣传第一步已执行。

11月27日 旧历二十 星期五

读书：《新社会观》第三、四章、

刊物：《中国青年》八十九期。

心得：在此期中，民族革命中的共产党为最重要。这篇所解答的疑惑点，差不多是社会一般人的疑惑。

对内谈话：秦绶云、刘玉蕙。

对沈（玉梅）的宣传工作应积极进行。蕙不信任自己的力量。怎样可得进步？